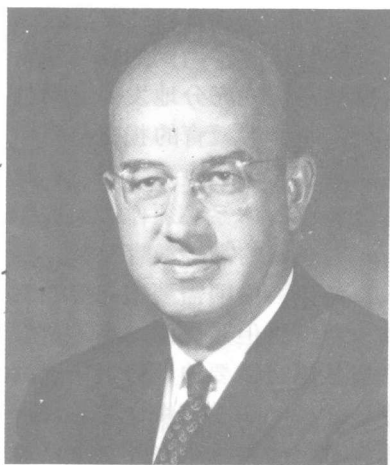




克尔先生访问记

AN INTERVIEW WITH DR. CLARK KERR

汤乃文

克拉克·克尔博士(Dr. Clark Kerr)曾任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在他任职期间, 柏克莱成为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克尔博士现任卡乃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主席, 其见解在美国高教界颇受尊重。曾于1978年率美国高教代表团访华。他欣然接受本刊访问, 并答应为本刊写稿。下面是访问的纪要。

问: 克尔先生, 您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与功能何在?

答: 关于这个问题, 我的意见表达在“迈向公元2000年的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与成效”(The Purpos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roaching the year 2000, 1973年6月出版)。

自1870年前后, 美国高等教育制订了新方针, 其精神是从贵族学校转向向广大民众开门和增加科学研究, 为社会服务。可分以下几点:

1. 高教普及。 增加录取名额和就读学生半工半读的就业机会, 增加职业训练和职业指导, 使社会上一般青年(而限于有钱有闲者)能够读大学, 大学毕业后能有适当工作; 使中途辍学就业者可以复学; 并帮助年事较高者有机会入学。

2. 教育公平。 对于教育环境较差的学生, 只要他们入学后最后能够达到高教的要求, 在录取时, 标准适当放宽。高等学校要协同其他社会机构向一切有心向学而未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

保障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努力延聘他们担任教职; 有关课程要能反映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历史、文化及最近动态。

3. 加强研究, 从广泛的社会面发展人类的才能。 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研究费用应长期保持在全国总收入的0.3%, 基本学术的研究费用应集中在有高等成效的研究中心和个人; 应用学科的研究费用应灵活机动, 便于及时按社会的需要调整。

4. 重视纯学术性的研究以支持突出的及艺术性的创造力。 高等教育有一项基本义务, 那便是保存、继承和发扬人类过去的智慧, 应追寻、保存和分析既往的记录, 提供研究和创造的环境。而且应保证有经过训练的头脑和连绵不断的兴趣, 使人类的知识能不断地发展。所有这些不应只顾眼前的利益。纯学术性的研究固然可以引发应用科学及导致新技术, 因而拓展人类的才能, 但不一定来自实用的动机, 富有创造性的人不应加以约束。

5. 学术自由; 学校独立。 防止对学生进行不适应的政治灌输, 防止教职员的任用和晋升受政治信仰的影响; 防止学校设备被不合理的利用; 防止把学校变成追逐政治目的的工具。学校应维护它自己的正直品格; 教授和学生有权通过个人的思维和理解对社会不断进行评价。

在廿世纪之末, 美国的高等教育目的是多元性的, 其所组成的学校有多种类型, 他们的成就可作多种不同的解释。大致说来, 美国的高等教育: ①在纯学术及透过社会以求增进人类的能力方面极具优越性; ②对于辅助学生求教育进步方面也还令人满意, 但也很有改良的余地; ③在公平教育方面, 对少数民族及经济环境艰困的学生来说, 很不够恰当, 虽然重要的改进已在开始; ④对于提供有效的环境使学生发展成长这方面, 是否已做到, 非常没有把握; ⑤对于社会进行客观估价方面做得不够, 且有莫衷一是的混淆现象。

问: 今天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应该如何处理?

答: 第一: 大学就学人数的减少。从现在起到公元1997年, 18至24岁的人数将减低25%;

第二: 毁灭性的竞争。为了争取学生, 许多学校及教授开容易的课并给较高的分数。这样降低了

教育的质量。

第三：教育经费短绌。人们感到基本生活是迫切需要的，而高等教育的经费是次要的。对于没有子女的人们来说，也不愿负担太多的教育捐税。在这种趋势之下，有些学校会遭受淘汰或紧缩。

问：什么是美国高等院校研究院的特点？

答：第一 在欧洲，都是正教授教研究生，德国就是一例。在美国是研究院的教授包括正教授、副教授及助教授，大家协同教研究生。老教授经验丰富，但年轻的教授往往对新发展接触较多较勤，他们对新事物感受反应特别敏锐。在美国的研究生因此接触较广，可以活泼思想。

第二 综合性的学习方式。研究讨论与选习课程并重，必修课、选修课、专题讨论、实验、论文，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学习过程。不像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注意力集中在论文上，而论文由一位正教授指导，没有什么旁的课程需要选习。

第三 美国的高等教育竞争性特强，大家争着要好学生，而学生之间的竞争性也很强。

问：请就美国的高等教育与西欧及苏联的高等教育作一比较。

答：苏联将研究与教学分了家。苏联的科学院等机构是专做研究的，苏联的大学则是偏重教学。因为教学的人不需注重研究，所以会影响到教学的品质。相反的，专重研究的人，不易得到新血轮的新问题与新刺激，在研究时就不易有活力与生气。苏联现在也在改向美国的方式。

另外一点：苏联实施计划分配，按需要训练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工程师，人文与社会科学家。美国是由聪敏的学生自己去选择工作与兴趣，苏联的办法比较呆板，硬性的人力计划，往往会有漏洞，新的发展与趋势不一定是计划人员能面面顾到的，等到别国有新发展时自己再计划追赶，不免迟了一步或几步。美国的高等教育能充分给予学生自由的发展，这样主动创新的机会便比较多。至于人才过剩的现象因此是难免的。学物理的过多时，就不一定每个人能找到物理方面如意的工作，但是真正好的物理学家一定能找到工作的。在竞争之下，一门学科的品质就提高了。至于生活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年轻聪明的学生往往是开辟新学术领域的先锋，呆板的人力计划是会妨碍这样的发展的。西欧的英国、瑞典、德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的制度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西欧由正教授，往往是老教授来指导研究生；在美国由教授们各按专长协同教育研究生。指导教授不一定是正教授，更不见得是老教授。

问：克尔先生：您对中国的的教育印象如何？

答：我们的教育考察团到中国参观了三个星期，为期较短，难下断论。仅就初步观察，略述所见：

①我们的考察团和我自己都感到“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极端的损害（extreme damage）。在人类历史上很少看见在短短期间内对高等教育能造成这样大的损害的。

②中国要想改正这些损害的努力予人以极深的印象。这需要一些时间。在公元2000年达到“四个现

代化”的目标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很快地充分地发挥它的任务还是问题。对教育的损害将是对“四个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③教育的体系必须作很大的扩充。若与美国的高等教育比较，按照人口而论，中国需要把高等教育增加一百倍。但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许多是超过需要的，假若中国要想在公元2000年前有快速的发展，高等教育至少要比现在增加十倍以上。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对高等知识的成就令人钦佩。中国有极多的人才，只就小小的华裔人口在美国就做出非常多的贡献。尤其在学术，科学，工程界，中国人常常有尖端性的突出贡献。中国的人才实在很多，只是需要发展培养，而且应该大量培养。至于我所见的中国小学与中学的上课情形，老师的教导启发与学生的反应可以与美国比美。如果设备能够增加，当然更会有些帮助。

问：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工作是些什么？您有何建议？

答：假若我能为中国教育进一言的话，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①中国的教育应该从事很大的扩充；

②维护已有的基础并继续努力；

③与世界各地的教育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保持更多的联系；

④给予高等教育伸缩性；

⑤学术研究不必局限于目前的实用价值；

⑥自由的思维与探索才是创新的良好基础。□

·上接 96 页·

参考文献

1. Education of the Engine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0.
2. "Report of Workshop on Social Directions for Technology",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Na-

- 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1970.
3. Chen Kan, "Exploring New Direc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3, 1972.

4. Mathes, J. C. and Chan Kan, "Educational Objective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and Value Programs",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Vol. E-21, 1978. □